

漢書門				
八	六	二	五	類
三	一	一	〇	架
〇	四	五	〇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二	漢
七	六	五	書
函	〇	〇	類
一	三	〇	架
九	〇	〇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5
冊數	30 (11)
函號	277 178



四書勸學錄

古岡謝廷龍臥雲輯

淺草文庫

泰伯卷八

泰伯節



斷髮文身效高蹈遠隱之流而採藥荆蠻非河南陽城之避太伯  
自為之太伯自知之耳夫人大太伯也何足以知太伯哉人不知  
太伯也又何以稱太伯哉 范稷

南何陽城之避舜禹不得所讓也而民稱焉歷數咨爾之傳堯舜  
既得所讓也而民又稱焉若太伯者安得天下而云伯讓也哉 孟方  
旋

四書勸學錄

上論卷八

一

泰伯不讓于傳位之日而讓于採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來未有曲而盡如此焉此之謂其遜隱微夫子所以深嘆其不可及也撫餘  
此章用古註修入朱子未及改也王魯齋

深甫曰太伯讓一國而曰讓天下何也劉子曰唯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能以百里王天下者雖未得天下能以百里讓是亦讓天下矣讓者推已之所能有而與人者也公是弟子記

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程明道

讓稱三者范甯云太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德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

于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于此遂有天下是爲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吳越春秋謂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若然則有得而稱矣與夫子所言不合泰伯以國讓季歷其云天下亦推極言之不知何故又云讓商且以夷齊叩馬比之甚爲可怪假曰周可以有商天下而伯棄而去即謂之讓則周之可以有商天下者即季歷也太王欲傳位季歷以有商天下伯苟讓商宜安於世立使傳季有待而乃先去國以

使之必傳是助之奪也太王商臣或欲遵商制傳及之法由長次以及于季而伯乃挾弟仲雍併其次而皆去之是奪之又奪也三以天下奪而反以天下讓豈是通論乃其所引據爲讓商者但曰太王有剪商之志而太伯不從一語耳夫此一語半由魯頌半出春秋傳魯頌曰居岐之陽實始剪商此推本言之剪者滅也言武之滅商基于是耳太王則焉能滅商若曰志則以竄徙不給之際而思滅全盛之商即妄人亦無是志且剪商下不得增之志二字也若春秋官之奇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從者順也如定九年從祀先公之從謂順昭穆也太史以昭穆定世次而伯且去國以棄昭穆故曰不從此時何曾命伯剪商而謂

不從父命則亦思太王之昭也下卽接不從可得父命二字于昭也下乎然且春秋傳史記明云太王欲傳位于季伯乃去國今日泰伯不從而後太王欲傳位于季只誤解論語而致增毛詩改春秋傳併顛倒史記文何苦爲此

毛西河

太王誠不勝區區之愛欲傳季歷太伯逆探其意而先去之使太王不得已而傳季季不得已而有國終不暴其讓國之跡以彰親之過能曲全父子兄弟之情所以爲至德

歸震川

太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

程伊川

泰伯虞仲之讓王季猶稷契之讓堯王季之受國於太伯虞仲

猶堯之受天下于稷契也

使太伯明却侯封陰辭大業則已自處于忠孝而陷父與弟于不義何以稱至德

說統

集註太王有剪商之志太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朱子之說非也會頌言至于太王實始剪商本謂周家王業自太王始非謂太王即有剪商志也左傳宮之奇言太伯不從是以不祀者太伯無子見子昌有聖德欲讓位于季意當時請于太王或流露其意太王不許而太伯不從是不從不許避位之請非不從剪商之志也太伯不去恐太王援商法一生一及之例傳位于已仲雍繼之必及仲

雍之子即不能讓位于季而又不欲顯傷其父若季之意故託採藥與仲雍偕行是傳位季歷以及昌者太伯之志並非太王之意也此章所謂讓所謂無得而稱即指此義本是讓國而云天下者從其後之詞耳後人因集註剪商二句遂主以天下讓商因欲傳位季歷三句或又主以天下讓周夫文王生于祖甲之二十八祀歷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凡五君而後至紂在太伯當日安知後來不有復興商業如武丁其人者而云商必失天下我以天下讓商哉又安知大史之爭商辛之暴及諸侯之會而云周必有天下我以天下讓周哉紛紛聚訟兩無是處朱子嘗曰左氏分明說太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是明謂不知

其事矣則註論語不當言不從剪商事見春秋傳也

李忠谷

不從謂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左傳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  
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  
父命為解而後儒遂附會魯頌之文謂太王有剪商之志太伯不  
從日知錄

春秋傳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  
不嗣從順也如定九年從祀先公之從謂順昭穆也大史以昭穆  
定世次而伯且去國以棄昭穆謂之不從此實証太王所以得傳  
季及昌之事也撫餘

解不從與毛說同總非不從剪商之志

伯之三以天下讓固千古不可解之事夫子知其微而却封侯乃  
曰天下勾吳一往乃曰三讓在聖人必有以稱之而當時既不知  
夫子復不言後之人又安得以庸夫之腹度聖人以千百載下橫  
臆千百載前嘵嘵焉為之稱也哉又况稱其子而冤其父漫為大  
王剪商之說乎金正希

三以天下讓五字確有不可解者聖人大堯之為君分明說民無  
能名自當還他個無能名孟子善信章末推到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自應還他個不可知此章民無得而稱直捷還他個囫圇何等  
了當不必強作解事語徐山琢

還他無稱讓商讓周不必聚訟項水心

天下者商之故物也夫取非其有而與諸人者之為讓也商則是自有其天下矣而云讓也此意則誰知也且是天下者非可用吾圖度之私也夫挾已所有而授諸人者之為讓也周則未嘗顯然必有天下矣而云讓也此事又誰信也 高東生

謂以天下讓商也謂以天下讓周也則伯之德有可得而稱矣

### 恭而節

無禮與非禮不同無禮以平日言勞蕙亂絞乃以臨事言 胡大靈 四者都要說得細既謂之恭大段亦是好的但過為拘苦少從容不迫處便覺其勞若脅肩詔笑病于夏畦則詔也原奠不得恭蕙是畏首畏尾明明當做亦不敢發亂是任事過銳有父兄在亦不

稟命而行絞是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若有意發人陰私則訐也原奠不得直輔氏病于夏畦伊川好訐則絞之說俱未當 任翼聖

恭慎近柔勇直近剛以禮治之則剛柔之德損而就中勞蕙及已亂絞及人以禮治之則人已之交審而就正

### 君子節

民之興起必有待謂其可以仁必不可以偷者非也民之良心不終息謂其可以偷必不可以仁者亦非也顧上之躬行如何耳 董

一體之所分九族之所合或與之體其意焉或與之慮其全焉九重之上降家人之慈棠棣之意藹如也微時之所共先世之所勤

或爲之錄其功焉或爲之掩其過焉十世之宥敦布衣之歡帶礪  
之思殷如也 仁親之事自其天性固然故雖殘忍之民未嘗不  
自愛其類而有以動之固以知其不能止也厚故之事亦其天性  
固然故雖刻薄之民未嘗不自營其先而有以動之固以知其不  
能忘也 陳大士

其始也仁不遺親人惟求舊所以端軌率先者一惟忠厚之道而  
不欲以刻薄示萬方其既也上率親斯下興化上崇舊斯下革心  
所以象指歸極者人有長者之行而不欲以澆漓傷盛治 陶石簣  
仁厚長者之行自朝廷而及閭閻則道德之一也而展親錄故之  
典後天下而先吾身則教化之本也 董次白

親字兼一本九族湯義仍文單帖以孝教天下試思父母豈可與  
故舊一例講求乎 徐山琢

興仁是各親其親不偷則風俗醇厚而各恤其朋友鄉黨矣兩  
句須有分別

此節楊復所王肯堂皆謂合上節爲一章楊說云上節言無禮  
不可行而禮必有所自始始於厚也故曰敦厚以崇禮忠信之  
人可以學禮能自處于厚則禮自行其間也王說云六句皆以  
則字爲轉上四則字其弊也下二則字其效也弊即效之不善  
者也一就禮字篤字串合一就上下六則字串合但於書理皆  
不甚融浹存奈



曾子曰節

臨深履薄詩人以此免禍而作忠曾子以此守身而知孝王士性  
父母生爾出來便要爾盡這個道理臨死將這身體還他方謂之  
無愧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只為這個念頭臨死纔了不但為手足  
之無傷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啟手  
啟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刀鋸戮辱無異

薛畏齋

朱子謂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事接物有毛髮差錯  
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與外註范氏身體猶不可虧何況虧  
其行以辱其親二句相發明不得以為推廣餘意

曾子之啟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

于大夫之簣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

真西山

敬子二節

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輔慶源

不直云曾子曰而云言曰者欲重曾子臨終言善之可錄故特云  
言也

皇侃

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其慎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  
遑擇音惟吐窘急之聲耳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惟哀懼而  
已者何以別于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則必正存道不忘格言臨  
死易簣困不違禮辨論三德大如明訓斯可謂善言

李充

君子節

四書章句  
論語卷八  
柯陵之會厲公視遠步高晉卻犢見其語迂卻錡見其語犯卻  
至見其語伐卑襄公曰吾見厲公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  
禍者也蓋古之人于此以觀禍福如此則容貌顏色詞氣豈可  
忽哉

集註舊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  
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  
是閒字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揅存省察而不  
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如此則功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  
正字尚可說做功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功夫耶曰這三字雖不  
是做功夫底字然便是做功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

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  
暴慢近信遠鄙倍耶 朱子

暴者毗於陽凌厲恣睢駕其威神以快其所逞心不固矣慢者毗  
于陰委靡頹放隳其肢體以卽其所安神不守矣 陳大士

遠暴慢是由內以達外故上句著個動字近信是由外以驗中放

上句先著個正字細玩此二句微別 任翼聖

正顏色須先正心故朱子謂裏面正顏色自正顏色而不近信  
如色厲內荏者是也

辭氣二字並重前輩有氣是綱辭是目之說同是一句說話或出  
之以和平或出之以乖戾故辭之有氣正須重看 瞿昆湖

自其發于外而所以為言語者謂之辭自其本于中而所以為聲音者謂之氣 人或取辨于應酬則流于卑近者有之然而其失也鄙人或深求乎隱僻則涉于高遠者有之然而其失也倍唐荆川其詞鄙者其氣亦澁濇而不揚其詞倍者其氣亦浮誕而無節任翼聖

以學士大夫之矢口而下同于街談巷議之無稽則失在鄙以曲節細故之所存而不根夫人情物理之至當則失在倍田雲翼辭不澤于雅必其氣踈而浮辭不式于經必其氣逆而悍是辭有鄙氣亦有鄙辭有倍氣亦有倍也辭即澤于雅而以踈氣出之仍覺淺而無旨辭即式于經而以悍氣出之仍覺戾而多忤是辭不

鄙氣亦有鄙辭不倍氣亦有倍也夏夢禎

遠暴慢主敬是大本近信則有其質遠鄙倍則有其文循物無違謂信顏色取接物故曰近信何義門

祭祀燕饗鼎俎所供牲腊牢魚腊之屬有定數其事簡邊實脩脯糗餌豆實菹醢有正有加周禮邊人醢人之職三獻腥則有朝事之邊豆五獻熟則有饋食之邊豆又有多寡加減燕饗諸公之邊豆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以八以六水土之品無所不備其事繁以此為務則修身立政之本反有不致詳者矣張惕菴

周禮邊人掌四邊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此二句只大概言之蓋邊人醢人皆奄人也

四書章句 論語卷八 十  
三者從身而形則闕乎性術從風而化則感乎人心莊元臣

未動正出之先涵養宜預直清德充之原當動正出之時儆省宜  
勤力矯生平之故陳大士

以此修身則防檢日密而毅然有明作之功以此立政則提挈有  
要而廓然存正大之體郝京山

敬子武伯之子檀弓載悼公之喪季昭子問于孟敬子曰為君  
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四  
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  
乎哉我則食食敬子此語似深憤季氏平日之不臣而其言之  
鄙倍抑甚矣容色詞氣相因宜曾子並舉以戒之哉

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  
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詞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于耳也鄭康成

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正色則人達其誠故信者立也出  
詞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顏延之

凡人相見先覩容儀次見顏色次接言語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  
曰遠信是善事故云近也皇侃

以能節

能容天下之理自常覺已之有不足也能容天下之人自不見  
人之有不是也

以能四句上二句是以虛心問人而不自是下二句是以虛心處已而不自滿 摘訓

纔說個能便已有不能的在矣纔說個多則已可指數矣于此無窮之中只有不足安得有餘謝氏有餘字未妥 任翼聖

以能問不能不啻以不能而問于能以多問寡不啻以寡而問于多不知能與多之在我又烏知不能與寡之在人

于其能可以觀有而君子淵宏之雅量豈遂以有無起見乎當以冲然常若無者而惟思所以進于有也于其多可以觀實而君子深潛之素襟豈遂以多寡動情乎當有欲然常若虛者而惟思所以進于實也盖却衆庶無以成其大擇一得所以濟吾全者兼善

之理而非所以論于君子之心彼其心直自忘其有餘而已矣而誰不爲師資乎有盖天下守以謙實盖天下守以讓者持益之道而非所以論于君子之心彼其心但自覺其不足而已矣而誰不爲益友乎 董次白

以能數句是曾子意中之顏子須知顏子意中原不曾有數句也

校非怒也惟于理之可否一區分耳而若人無之校非報也惟于情之順逆一絜度耳而若人無之謂已無納侮之隙而非意之干不必爲意此即校也而若人無之謂彼實傲狠之徒而無道之加不足與稽此尤校也而若人無之 趙儕鶴

犯只是小小觸犯故自不覺若理有當校者又當順理亦非常  
持不校之心也

不校者不與之校是非曲直蓋亦是細小不足計校之事故忘其  
是與直在己非與曲在人無動于心也或疑如此則不校猶非大  
難不知細小之事外雖若置之而不能無動是即校也焦廣期  
能忘已即能忘人有而若無則無所不無被犯者犯杳茫者也無  
所覺也實而若虛則無所不虛彼犯者犯太空者也無所觸也趙  
鶴

此章不是追歎顏子正是企慕顏子而思學其所學也以能問于  
五句是曾子當下著力做功夫處說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便有

心慕手追不能自任光景周聘侯

非徒希顏正欲如顏子之希聖耳何義門

謝氏謂顏子幾於無我便未能如聖之自然無我只看從事于  
斯四字自見

可以節

孟子有五尺之童周禮卿大夫有六尺七尺之年此云六尺之  
孤所謂尺者非尺寸之尺也蓋古者二歲半爲一尺五尺則十  
三歲六尺則十五歲七尺則十八歲也

幼孤云託教令云寄者有以故也託是長憑無反之言寄是暫寄  
有反之目也君身尊重故云託是長憑于阿衡者也教命待君年

長而還君自裁斷是有反也 皇侃

保其身體閉其燕私而導以敬天法祖之訓至于君德清明而朝廷晏如此才之可託者然也禦其灾患周其教養而登于禮與樂作之治至于君德宣布而民望弗居此才之可寄者然也 吳易為衆人之死易為國士之死難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 元

有利于孺子者知無不為有益于蒼生者行無不力而然諾指揮之間可使死者反生而生者不愧信著于鬼神不求媚于鬼神功施于後代不求知于後代而成敗禍福之地處之卓然不動而綽然有餘 錢吉士

幸而多艱徐定則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大節自著不幸而天心已去則臣首可斷臣心無貳而大節彌光 楊維斗

淺說云死生利害之際從違趨避實關係乎大節大節二字就君子身上言蒙引以事變言當兼此兩義

天下事後易為智事前易為忠變未發而談節義人人皆忠也事已定而論成敗人人皆智也所難者在臨事時臨字要拈 周介生託孤寄命猶是處常臨大節則說到處變故朱子謂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

上兩句所以表其才下一句所以著其節

竊嘗論之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焉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學者誠能窮理以盡其心集義以養其氣至于心正身修則其治國平天下也不難矣况託孤寄命之任乎方正學

世固有才非君子而適投其機會僥倖以成功者矣而託孤寄命此何時也諒非一長一藝之士所能勝也世固有節非君子而偶乘乎意氣慷慨以從事者矣而大節不奪此何時也諒非匹夫匹婦之倫所能爲也 胡思泉

由此言之人主爲百年宗社得人材當崇獎忠正以爲扶危定亂之用儒者以萬世綱常爲己任當預養德器以待成仁取義之時

嗚呼是所貴於宏毅者哉 吳易

上下三章語氣一連昔者吾友懷顏子也君子人與憶子路也士不可以不宏毅總承上二章言賢者希賢希聖當學顏子之宏子路之毅也 李安溪

或問子路無成而死于衛曾子既云臨大節不可奪是能成天下事者也不相矛盾與曰此正曾子與仲子相信之深顏子所居陋巷困于饑寒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即仲子可以託孤寄命之說也今以俗眼觀之仲子自是不濟以道眼觀之人問曾西與子路孰賢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曾子何畏正指此君子人與二句極口贊歎所以家世相傳耳 張惕菴



宏毅節

惟宏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

胡雲峰

寬是上面受得多廣是裏面容得去強是當下担得起忍是向後耐得長

任翼聖

宏者心之容德毅者心之恒德

道以士而舉使士自誘則天下更復有誰人起而荷之者故所謂士必其視己之身為天下倚藉之身而引天下之責為己性分內之責故非宏無以勝其任也道以士而行使士自畫則天下復有誰人起而蹈之者故所謂士必其視己之身為萬世憑藉之身而

引萬世之責為己職分內之責故非毅無以致其遠也 須扼重

士字不然士亦凡民而已矣天下其何賴於是哉 顧涇陽

人生本宏有私意以間之便狹人生本毅有物欲以累之便弱人必不以私意自蔽然後能宏必自勝其人欲之私然後能毅 任翼聖

著眼而字士不可不宏而又不可使有不毅之宏不毅之宏非致遠之重也士不可不毅而又不可使有不宏之毅不宏之毅非凝

重之遠也 黃癸陽

不毅之宏非真宏不宏之毅非真毅 程自遠

仁以節

自日用之恒以達于化醇蕃變之際莫非仁也天以是賦之我以

是承之其利仁之智雖一理之未精不已也自存養之密以通於  
流行於穆之初莫非仁也始以是受之終以是全之其勝仁之勇  
雖一念之未純不已也 呂焯

重字在已字見蓋人可以分任便不見得甚重 徐自演

初不知先我而爲仁者幾何有已在直可以前無古人後我而  
爲仁者又幾何有已在直可以後無來者 仁兼體用統四端  
兼萬善仁之體位天地育萬物仁之用

重處在全德全字以爲已任豈不是毅蓋宏與毅原不分兩時裝  
這大担子是宏担這大担子便是毅只初担時尚不見他力量必  
至歷久不渝纔見他眞力量耳 任翼聖

### 與於章

此三句非說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 朱子

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 語錄

三千字有不可誣之理有不可躐之等 金正希

見善卽好見惡卽惡是謂興爲善必誠去惡必勇是謂立無欲而  
好無畏而惡是謂成 錢吉士

興于詩是知之事成于樂則知之精立于禮是行之事成于樂則  
行之熟 在翼聖

感發興起處是詩執守固處是禮和順于道 德而理于義是樂只  
是一統事 王陽明

見棠而爲之慕見鳥而爲之懷見有棘而爲之創則興也若是者必得之于詩玉自稱其高下珮自當其委垂酒醴自見其強力則立也若是者必得之于禮耳目歸于聰明血氣歸于和平風俗歸于移易則成也若是者必得之于樂戴氏

朱子謂是三者只是游藝一脚事然興詩即是志道時事立禮即是據德時事詩禮雖是藝中所該然方興方立只可爲游之之漸未可以遽謂游止于如此也直至成樂方是依仁以後時事此卽游于藝之極至處史氏

大學得效次第全從小學用功來學搯縵以安絃學博依以安詩學雜服以安禮此大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誦詩成童

而舞象此小學也小學之所以植基卽上達之所以希聖能興能立能成之故須從小學透出

搯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呂東萊

歌是一事舞是一事八音是一事皆以五聲十二律爲之節任翼聖

邪穢謂私欲查滓謂道理陳新安

與詩相協而向之興起者漸漬焉而幾于純粹與禮並用而向之強立者神明焉而進于從容成文

言有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謠以和民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

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

王嗣輔

民可節

行著習察由字少不得知字聖人非不欲使民知但可俟不可強耳文將知字說壞便入老莊一路學問

服習之深心思通焉率循之久睿覺出焉無俟上人之督率而亦非督率之所能加

錢吉士

力易勉而有功心難強而有智行或藉乎勉強而知必出于自然

吳自牧

使由之正所以使知之而不使知之正所以使其由之而自知之

先王覺世之心有甚切而反類緩者亦知其勢有不可也若夫不急民之由而遽求其知將有并失其由者矣

錢吉士

民者對士大夫以上而言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却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為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

當時之人有疑先王之以私意思其民但令之率由其政教而不告以深者故特言此以曉之蓋有為而發也 安溪先生謂此章當以朱子或問中所發明知者過之賢者過之等意參看乃可以明不可使知之意乃深於使之知者也若泛講深微難知便不是何義門

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

陸稼書

一說作反語曰民可使由之矣獨不可使知之乎蓋知即知其  
所由一提醒之便是也

此章辨後世使民由之術之非非禁使民知也其使由專憑使知  
知不可使則由不可使矣總言其使由之術非非正言其使知之  
術非也 意以盡先王之政教爲使由之方以後世號令刑法爲  
非使由之方 胡大靈

### 好勇節

古之聖人有學校以化之何至聽其好勇有田里以養之何至使  
之疾貧其惡不仁必與以自新之路苟其大惡即誅絕之無俾遭

育則亂何自生哉想夫子目擊時事而言意中有多少慨惜 在翼  
生民之慘莫大于亂而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兩亂字生  
于兩疾字疾則不平之念起不肖之心生雖不軌之事亦不難爲之  
矣此戒在上之人使知禍亂之所由起而處置此一等好勇不仁  
之人使得其所而不爲患也 義府

不仁之人雖無畏道義之心未始無畏公論之心至此而議論如  
此矣將巧匿而跡于何滅乎不仁之人縱無有畏議論之心猶未  
始無顧身家之心至此而吾身已蒙垢矣欲引咎而見原者何人  
乎 葉官

不仁有大小有淺深有不容不誅殛者有小懲已足者亦有當

四書章句  
言  
蕩然肆赦者視事勢何如只要無私當理疾之已甚便是過當  
不合理處

如有節

經天緯地是周公之才即周公之德故云才者德之用此才字  
只訓知能技藝與才難之才自是大小天淵

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吝是不放出底驕朱

驕者以爲天下之人皆莫已若類夫乘貴而踞肆者然吝者惟恐  
天下之人或已若類夫專利而纖吝者然趙儕鶴

驕吝二字足盡生平時文每于二字之外添出許多不足觀直  
是蛇足張君一文云一驕一吝足盡立身行己之概何必復加

參核以定其品且驕且吝已極氣稟學問之疵何必復觀他事  
以究其施數語精簡入妙

公雖才美而處之以至虛出之以至公是以大服乎天下之心然  
以公之才與公之度猶且凶而多懼危而後安而况夫其有不逮  
也蓋度量心術居天下之本者也而才藝技能居天下之餘者也  
陳大士

驕吝則無補于世而才爲天地間之棄餘有累於已而才爲身心  
之贅餘餘字要洗發何義門

吐握之勤如此其至碩膚之遜如此其至見其驕者則益思周  
公明光于上下而上下其被之勤施于四方而四方其見之見

其吝者則益思周公

韓子曰天生聖賢非使之自有餘而已將欲以補其不足也若驕吝則自有餘也雖餘曷貴哉此解餘字又一說見張子韶集驕者非盛氣加人之謂盛氣加人其術立絀彼之所謂驕者偽行謙恭以收一時之譽天下之人不見其驕而止見其才而世之誤用之者不得其才之用而惟得其驕之用則其才何如也吝者非纖嗇自守之謂纖嗇自守其中立見彼之所謂吝者侈形廣大以酌蒼生之望天下之人不覺其吝而止見其才而世之誤用之者已得其吝之用而猶以為才之用則其才何如也

吳繼善

仇滄柱

聖人此語可以折妬才之口亦可以平恃才之氣是磨礪責成語必不忍抹煞才士也

### 三年節

曰三年學則待用之具既優而隱約之日已久而不至穀焉此非以氣勝之夫氣未有久而不衰者也則其所養者純也亦非以意持之夫意未有久而不改者也則其所見者大也

吳因之

學期用世不至於穀只是學之專非避世辭祿者可比

崔象山

至穀有兩層淺學者志在紛華勤學者急于展布問子之辭召漆雕之未信非無其人但不易也

張惕菴

至當作志非也沈守正云至字不必另解言念頭未嘗到穀上也

四書章句  
王復禮

三年是學成之三年非入學之三年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即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時也謂之選士用爲鄉遂之吏若其不安小成則由司徒而復升之國學謂之俊士此三年學即升之司徒者不至于穀則所謂不安小成者學問既成可以出仕而志不在仕故不易得若始入學以幼學計之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大學計之則三年尙未小成安得志祿

穀善也言人三年學不至于善不可得言必無也 孔安國

篤信章

立本而後趨時其學通矣 陳臥子

篤信節

此章重好學善道上無信無守則悠悠泛泛隨俗浮沉者不足道矣即有守有信而或昧于時宜當行不行當藏不藏如子路之結纓豈能及顏子之陋巷哉故惟好學乃能善道然後危亂不入而或見或隱悉當其可孟子以禹稷顏回爲同道知言哉 李毅侯

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一有缺焉者也 朱子

朱子或問云此言人當篤于信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從能守死



以善其道也一語盡之于篤信先著個道字蓋守死便是守此道特不好學無以善此道耳能篤信自能守死故言效能好學尙須善道故言功蓋守一定不移的善尙有細斟酌也任翼聖註所信非正正字只對偏字說不對邪字說聖人所說篤信也是當然道理但不好學則于義未精而至善之極則或少差謬便非其正不必如異端邪說方爲非正也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汪靈川

無有用功篤信而不能守死者故曰守死者篤信之效是有守也亦無有用功好學而不能善道者故曰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有學也蒙引

危邦節

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朱子

見不必其已治已安也有時內憂未寧外患迭起其勢岌岌不可終日而君子獨慨然身任而不疑無他信其道之不失耳隱亦不待其已危已亂也方其朝野無事民物滋豐舉世從容以頌太平而君子肅然心憂其不逮無他兆於道之先亡耳方望溪有道如否之九四過中將濟無道如泰之九三必陂必復陳思洛

兩則字有時未至不敢先時既至不敢後兩意亦有卜之于其先慮之于其後兩意

錢吉士

危邦二句去就天下二句出處

何義門

有道無道作知其將然而預圖之固是為學識二字點曠但生于已治已亂之時又安能另翻窠臼自是兼兩層說為安

張揚菴

有道節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也天下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于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為無守

蒙引

貧賤亦士之常而有道之貧賤其貧賤可恥也富貴亦士之常而無道之富貴其富貴可恥也其貧賤者必其不能富貴者也其富貴者必其不能貧賤者也

王房仲

貧賤不是隱富貴不是見在有學有守者為隱見在無學無守者但為富貴貧賤而已

汪靈川

有道之君庸君子而絀小人有道之士推賢者以御不肖我不能進而泰君子之軌而俛而居不肖之班非命之不通可知也非人之無援可知也素飧不可為不知簞食瓢飲亦屬宇宙之責鯨官不可就不知環堵仄居亦有幽明之鑒無具恥道之不立有具亦恥道之不公

方孟旋

貧可言也貧而賤不可言也貧者六極之所為威而賤則又在郊

袁國粹

遂之列矣貧者八柄之所馭而賤則又在衆棄之餘矣

仕亦有貧者且賤則不仕也不仕亦有富者且貴則仕也此二且

字之義 胡大靈

彼富且貴者必其初意實止于富貴而今日遂適償吾富貴之願  
吾不知其處潛處困之守所守更何事也或其始念亦不止于富  
貴而今日併無以了吾富貴之局吾知其為已為人之學所學復  
何等也 高東生

上從邦推到天下此又從天下復說到邦語極參錯有道以貧  
賤為恥無道以富貴為恥所謂有道見無道隱者不必其在天

下也兩耻字俱當指有學並有守者說

不在節

看一政字則知此位乃卿大夫之位思不出位之位與此不同 任

聖

謀是謀欲為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茅言當世之務

亦可謂出位乎 林次崖

天下事惟親歷始明常有旁觀見以為利而身試乃知其害蓋現  
在之籌畫必明而揣揣之情形難核也天下事惟獨斷乃行常有  
一人為之則成而衆人營之則敗蓋專則捺縱在我而不疑分別  
牽制由人而多忌也且謀既多其弊使人主惑其議論而漸有不

信老成之心謀既多其弊又使人主厭其議論而漸有不信言官之心

周介生

侵官之念每起于妬人之功而陽託爲不忍坐視之說又起于市已之名而陰示以主張在我之權

周勒卣

在其位而謀其政謂之乘權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謂之竊權竊而不已究爲凌替而尊卑之名分蕩然矣竊而不歸轉爲淫比而士人之朋黨熾然矣

李毓新

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

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不可侵左雖同僚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

饒雙峰

位爲其位政爲其政明有主之者矣我而代籌其利害詳其是非即使利害不遺是非不謬而一則軼于分外而舍已而圖人一則歉于分中而誘人而廢已是兩失也其可訓乎

君天下大事全在分職授政任功如非其人則不可復用如人可任則不得旁撓在寮窠自當遠侵曠之嫌在朝廷亦當絕牽制之論聖人之言無所不包

徐山琢

孔子對哀公只云舉直錯諸枉不說某某當舉某某當錯何對景公只云君君臣臣父子子不說陳氏當如何公子陽生等當何

四書舊學錄 上論卷八  
如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 焦廣期

謀人之政者無非炫美以于進而獨托之悲天憫人之旨以文其邪惡不知君子雖悲天憫人而事自不至此盖在物有理處物有義仁不破義分寸極斬截也 只就謀之當不當斷可否不為政之防害起見如夫子欲正名然衛不用其身則其意終不行是不在其位則不謀也孟子之不復發棠亦是 胡大靈

師摯節

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止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比面立樂南咳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

後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閒所謂閒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則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謂至此猶盛以終該始之謂也 顧麟士

關雎之亂蒙引謂至此猶盛舉終以該始最當說約則謂樂至歌關雎始盛乃是以其最盛者言此謬論也燕禮歌笙間合與鄉飲酒禮同四節為正歌備未嘗以合樂為樂之最盛也疏云二南為卿大夫之正小雅為諸侯之正故以鄉飲酒禮升歌小雅為進取燕禮之合鄉樂為逮下鄉樂者二南也彼固謂二南卑於小雅也

鄭註云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疏云凡合樂者退取卑者一節故歌頌合大雅此可見合樂之卑於升歌也又云鄉飲酒禮笙間之樂與升歌同在小雅則知元侯及國君相饗燕笙間亦同升歌盍歌頌則笙間亦頌而合大雅歌大雅則笙間亦大雅而合小雅又可見合樂之卑於笙間也顧氏謂樂至合樂始盛與註疏之說正相反矣且信如顧氏所云彼鄉射不歌不笙不間止有合樂何以獨始奏而即盛大射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不間不合何以獨不及其盛而遽止耶

汪武曹

燕禮合樂遂歌則南關雉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是六

詩皆歌然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堂下不應有歌鄉飲酒禮孔穎達疏謂笙吹召南三詩但笙詩有聲無詞小雅南陔六詩是也鵲巢三詩有詞則非笙詩矣或歌或吹未有一定之解

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奏曰間歌曰合樂作樂次第上下皆同鄉飲酒禮大夫士之禮也燕禮諸侯之禮也其樂四節無弗同者即鄉射不歌不笙不間大射不間不合詳于射畧于樂而合樂之爲周南召南升歌之爲鹿鳴三終無以異也四節之中惟合樂爲最盛蓋當升歌止堂上之歌瑟已耳及笙奏止堂下之笙磬已耳迨夫間歌堂上歌一篇堂下吹一篇歌瑟笙磬相繼間代直至合樂時堂上堂下樂器人聲一時俱作故論樂必至合樂時始盛合樂

四書精義卷八  
一詩卷八  
歌周南召南各三篇而聖人言關雎之亂以關雎者風始也儀禮  
凡合樂則工必告備不合樂則工不告備蓋樂必至合而始盛非  
此則不備也蔡虛齋蒙引謂關雎一詩在詩爲首章在樂爲卒章  
其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此  
不惟與禮經不合且干聖人獨舉關雎之亂以爲言之意亦似顯  
悖矣亂不止關雎一詩曰關雎之亂與儀禮升歌鹿鳴一例蓋言  
鹿鳴則三終統是矣謂在詩爲首章在樂爲卒章者似只指關雎  
一詩言亦與禮經不合 顧景嶽  
傾耳之餘若罄宇宙所有之理充塞于吾之耳盡衆萬所舍之竅  
徧滿于吾之心而因想當日周公左召公右其助流政教者洋溢

當何如矣因想當年江之準漢之濱其親炙道化者披拂又當何  
如矣 高蘇生

洋洋乎聽其歌窈窕而如見后妃聽其歌好逑而如見君子聽其  
歌反側而如見其以不傷者格士女聽其歌琴瑟鐘鼓之樂豫而  
如見其不以淫者御家邦使吾生爲江漢之民其披之拂之誠不  
知更當何如使吾身當周召之列其揚之屹之誠不知更當何若  
而就此呈于耳聞之內者不已有溢於耳聞之外者乎 宋學顯

一面感慨聚散一面想像周南豈僅音亡亦歎人絕而况聖人之  
情何日不與周文王左右耶緬想之下百感俱生 徐山琢  
大師摯適齊章先儒言三家僭妄樂官去國故孔子歎之並兩事

爲一此言非也師摯賢者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今樂得所而詩美盛樂官之職得矣又何去焉若云三家僭妄則宜去者莫如孔子孔子反國樂官去之是其潔身高于孔子又不通之論也太師摯適齊是魯定公十四年季桓子受女樂倡優雜進樂官耻與爲伍故相率而去至哀公十一年隔十三年矣中間師摯必復反魯適孔子正樂又與共事後師摯或物故或去官皆不可知决非因師摯適齊發歎也孔庭歷聘記云夫子二十八歲學琴于師襄孔子攝相事舉師襄爲樂官後孔子去魯師襄亦去入于海可以爲証

張惕菴

摯一名乙樂記子貢見師乙而問即其人

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鄭康成

### 狂而節

狂而直君子猶望蘖其狂使之直而不肆侗而愿君子猶望蘖其侗使之愿而不愚慳慳而信君子猶望蘖其慳慳使之信而不鈍孰意反去其美而存其疾乎故甚言以絕之

任翼聖

狂知能之過侗知不及慳能不及

胡大靈

人皆信爲狂而不疑其不直而彼以爲卽是可以行吾詐人皆信爲侗而不疑其不愿而彼以爲卽是可以用吾術人皆信爲慳慳而不疑其不信而彼以爲卽是可以售吾欺將以爲天實假之以



機智而彼固冥頑不靈也將以為天寶圍之于巔蒙而彼又巧變過人也吾雖欲知之烏從而知之 龔鐸

學如節

學難進而易退也君子於此蓋苦心焉理之所以難窮性之所以難盡命之所以難至道之無涯者有如此也知其無涯則勉之力知口有所不能察仁有所不能體勇有所不能強力之有盡者又如此也知其有盡則憂之深 歸震川

求其能知又慮其昏昧而時保之志固與日新之功而相為皇皇求其能行又懼其放逸而退速之念固與競進之勤而相為疊疊 汪應蛟

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策一步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講章誤分未得已得真痴人不可說夢 呂氏

上句以功言而所以不及者此心也下句以心言而恐失之時即便有不失之功在上下相生相足總在一猶字討分曉說統云猶恐二字正描寫如望之神功與心自十分呆劃不得 王巳山

迫于求及而不獲自遂此如不及之所由形也迫于如不及而愈深其憂此猶恐失之所自生也 孔尚先

如不及從及字作轉步猶恐失又從如不及作轉步正不必分功與心將題面拆做兩截

四書章句  
論語卷八  
三  
恐失即是力行之時又加提醒一番萬歷甲戌會試孫月峰起講  
下云學勤斯及而自足于及者終無及學精斯得而自滿于得者  
終必失也當日以此數語定元

張惕菴

勤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此勤學之  
詞 邢昺

### 巍巍節

未有而無所慕者可謂之高固有而不以為樂者可謂之大而猶  
未可謂之高且大也 舜以底績而受終于堯禹以底功而受命  
于舜皆匹夫而有天下者自夫人觀之孰不以為樂也舜也齊七  
政而禋六宗播百穀而敷五教凡其汲汲而不容少懈者以天下

也不以舜也禹也事九德而師百僚撫五辰而凝庶績凡其汲汲  
而不敢少怠者以天下也不以禹也

王守溪

不與正從憂勤惕厲中看出不然雖不有心私天下却以無  
心棄天下矣又豈聖人之心

論上天遺大投艱之責則匹夫匹婦其待治為甚殷舜禹之身乃  
天下有也而未嘗有天下論聖人憂勤惕厲之心則一日二日其  
叢勝尤可戒舜禹憂天下而勞之而未嘗樂天下而與之

陶石簣

聖人之勤于天下者大故後世之天下皆聖心之所繫而一時之  
天下乃聖人之所忘聖人之公于天下者至故其上有辭帝位之  
事而聖人不以居其名其下有讓天子之人而聖人不以櫻其意

不與不是輕視天下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

不但荒淫耽樂是與即兢兢保守惟恐或失亦是與不但要這天下是與即許由巢父必舍去之亦是與緣他看得天下重了其兢兢保守者以其有為貴故以其失為憂即必欲舍去者亦是惟恐怕有了他足以防我之樂也 舜曰傲予禹曰克艱何嘗不憂然是憂以天下不是以天下為憂舜揮五絃禹叙九歌何嘗不樂然是樂以天下不是以天下為樂 任翼聖

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註曰不以位為樂非也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既若固有則憂樂具泯豈必不

樂而後為不與哉 李空同

論語疏載一說孔子歎已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若逢其時則已宣道當用也故江熙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善歎不與並時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屈當今也

大凡以已治天下謂之與二聖以天下治天下何與之有只如若天齊政封山濬川舉十六族去四凶皆因天下之自然而已不尸者也巍巍所以表其心體也一塵不染迺然物外不與故無為而治不與故行所無事非不以位為樂之謂 說統

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為而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為之學非聖治矣衫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

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實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充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且此直指任賢使能為無為而治之本正可破王何西晋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毛西河

大哉章

首句總冒下至德大業對舉 楊維斗

大哉句冒通章下巍巍乎蕩蕩乎巍巍乎煥乎俱是極贊其大但

由不可名說到可見者耳時解誤認註堯之德不可名二句竟將末節輕看者大非 巍巍二字指堯言管到惟堯則之句 自得錄 此重為字蓋有為者不能大無為者亦不能大皆有所局也其不可見則有為者不能及其有可見則無為者亦不能及信萬世君道之極 方朴山

無可名是天之規模之大無不有是天之運量之大堯之無能名有可見亦一天而已矣以則天為經無名與下節裁對為緯似較直截

大哉節

聖德與天位兩相值而其軌遂立于不可加天時與人事適相逢

而其盛遂幾于不可再 李安溪

俞桐川

夫子不單贊堯而言堯之為君則為君二字須有着落  
則天兼體用天之體神運而無方惟堯也克明之峻德冥契乎無  
方之神亦如天之神之不可測也天之用化行而無外惟堯也廣  
運之帝德仰符乎無外之化亦如天之化之不可窮也 蕩蕩乎  
遊其世者於變時雍蓋莫能識其所以然而烏能名也庇其宇者  
畊鑿作息蓋莫能知其誰之為而烏能名也 李安溪

天無私堯之德亦無私而高明者與天同其體天罔極堯之德亦  
罔極而廣運者與天同其用 范承謨

高高在上一如乾元之不冑而不見乎雲行雨施之形熙熙在下

雖有羣黎之遍德而相忘乎日用飲食之質 楊維斗

無能名者非淵微神妙不可窺測之謂謂其不可以一善言不可  
以一端舉蕩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涵覆形容之不足  
盡其緼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耳 李安溪

民戴堯之大一如戴天之民民戴堯而忘堯之大如戴天而忘天  
之大 徐乾學

上節註雖以德言然德字已包業在內蓋兼體用言也 李安溪

獨稱堯之為君蓋兼聖德歷數而言邵伯溫述康節之意所謂極  
治之盛莫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也 註  
不言堯德之精微而言堯德之廣遠自并大業皆是德所統貫下

節特又從不可名之中指其一半可見者示人不得判然分屬微  
顯遂疑下節非仍廣遠無能名之事也 何義門

### 成功節

堯無名未始無功特就堯而名其功有見其巍巍而已而仰上烈  
者或已悟之陰陽風雨之間堯無名未始無文特就堯而名其文  
有見其煥乎而已而景隆休者或已得之日月卿雲之際 錢杲季  
堯之天下舜爲之禹爲之稷契臯陶亦爲之數聖之所有皆其有  
也堯之天下學始之田始之禮樂兵刑始之後世之所有皆其有  
也 李石堊

平成之運必有以終其緒堯初不過以無爲爲之文明之會必有

以通其變堯初未嘗以有意顯之 李安溪

兩有字跟上無能名來有即從無中現出 說統

兩其有從上無名看出成功文章皆則天氣象兩乎字須見不  
可測意方是大

成功是七政齊而功成於天九土奠而功成于地五典叙而功成  
於於人百獸舞而功成于物是也文章如五器修而燦設者有其  
禮大章作而宣著者有其樂百工釐而光昭者有其制庶績熙而  
經緯者有其度是也 汪靈川

蕩蕩無能名于無處想其大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于有處想其大 雪菴

前古聖帝有成功者文章尚未極盛至堯而有成功有文章自堯而有文章而三代之詩書禮樂忠敬質文皆自此出艾千子

也字上下自當側注

洪荒既啓更數十百世初未有陰陽人事之灾天若以艱難開濟者特試聖人之才而堯則遇事而各有以處之上古聖人雖盛德在躬莫能破萬物屯蒙之氣民若以渾沌鄙樸者重困聖人之智而堯則因時而遂有以變之許時菴

天地之平成伊始則其氣化以隆而功能以盛日月之光華不已則其典章以叙而經緯以宣楊維斗

天無名而求之五行四仲之間則亦倘然遇之而日星雲漢尤

其昭回者已堯無名而求之釐工熙績之際則庶幾見之而禮樂制度尤爲顯懿者已

此即就上一節則天無名中舉其可見者來贊嘆蓋成功文章極其巍煥雖有可見之迹然亦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之不可繪畫則亦卒歸于無能名而已矣下節即申明上意非謂德不可名業則可見作兩截話頭又非謂業雖可見德仍不可名抹殺末節也註中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耳猶言堯難名之德此其可見者也李安溪

伊川云巍巍崇高煥然至盛亦無非道揚盛德形容不盡神味後來因註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云云遂誤以兩有字對上無字謂

此則可名者殊失朱子內註本義矣巍乎煥乎經文與上節固同是贊嘆不盡之詞無容岐視

何義門

### 舜有章

帝才亦盛王德亦至則虞周可以一統又何升降之足云

金道隱

帝亦需才王亦需德才德並提舜武媲美確是立言之意而論者必謂上言才下言德且舜揖讓武征誅末節頌文而貶武俱屬葛

藤俞寧世

有二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吊民伐罪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得不然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

呂氏

虞之德不待尙論而傳故第稱其才之盛而德已見於才之中周之才無俟推尊而盛故兼稱其德之至而德更難于才之外蓋論樂而別其美善論才而區其治亂此舜武之時爲之而非舜武之德爲之也

范光陽

### 舜有節

九載弗成之際適有文明之禹以幹其蠱卒以排懷襄之患而底地平天成之功五穀不登之餘適有思文之稷以奏之食卒以盡有相之道而啟陳常時夏之功且也憂民食而不知教則有契以爲司徒憂民教而不知刑則有皋陶以明其刑而又得伯益以掌虞衡山澤之政則不獨盡人性而且盡物性矣

歸震川



宇宙有數大害即得此數人以除之有數大利即得此數人以興之闢皇古之草昧開萬世之平成是何幹濟是何經緯豈能再見天下治不止一時萬世于此永賴也放開眼孔纔知五人盛于十亂處 九官十二牧不與此數可知本章才字真諦 周聘侯

五人可兼千百人故禹作司空而垂屬焉契作司徒而夷夔屬焉臯陶作士而龍屬焉罔不集群策而為舜輔五人不異一人故禹治河而稷贊之禹出師而益贊之禹昌言而臯陶贊之罔不協一心為舜弼 沈以曦

武王節

此孔子讀書至泰誓武王有亂臣十人之語而歎之之詞第二節

是發歎之案第一節却是因孔子唐虞之際句而并記之以立案

兩有字是書眼盛與難意都在其中 任翼聖

爾雅釋註亂治也盤庚亂越我家梓材厥亂為民洛誥四方殪亂亂為四輔立政丕乃俾亂之類皆訓治也

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闈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為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于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闕疑可也 日知錄

曰亂臣此亂字訓治是能建立事功經緯天地以成有周之業者不但撥亂為治也與五臣比烈在此此可見其才 周聘侯

才難節

虞之治五人爲之何其寡也周之治九人爲之亦何其寡也才之名寡才之用始大若夫與之者濫則得之者冗其中無以適用而其號皆足以欺人故聖人吝于其名者重其實也

陳君舉

才難非是說朝廷用才難亦非是說天地生才難如五臣九人方當得個才字豈是尋常物色斯爲難耳

此才字上照五臣十人下照唐虞于斯本非尋常物色故註云才者德之用以見非尋常通用才字也才字看得的確難字自見若忘却上下文來踪去跡便是感士不遇賦何足當尼山一歎

黃際飛

陰陽之精感而爲偉人川嶽之氣化而爲名世蓋天固儲其精蓄

其氣于數千百年以待夫大亂之起而後勃焉發之及其發也而陰陽之精亦已薄矣川嶽之氣亦已衰矣薄也而復儲之衰也而復蓄之故必遲之又數千百年而後可復一發也不及其期而發之則猶不免于衰于薄也而才烏能奇而奇才又烏能多

汪文升

惟周才乃次于唐虞而尙有婦人焉不過九人而已則是難之中又有難焉者非此二句言其盛下二句乃言其難也

李岱雲

古所謂才難如天之不生人之不用皆是但人于衰處見其難夫子却偏于盛處見其難千古惟虞周爲盛已難而虞亦惟際唐故有五臣不然則周惟獨盛矣更難乃以此千古最盛而猶不過十人且以一婦人與其間豈不真是難絕

唐虞之際是說舜有五

臣不可以唐際虞顛倒互說 漢石經作有殷人焉註殷人謂膠鬲則上接唐虞之際下起以服事殷皆順朱子未經見石經故只從邢本 任翼聖

才不存乎數之多寡而視乎人之賢聖此盛于斯在五人十人上見才不分乎君之功德而別于世之降升此盛于斯在治亂上見

三分節

周之德威所制是強殷勢非以弱殷勢周之德量所涵是合殷民非以離殷民 唐氏  
有二之叛國吾姑受而有焉固距之恐其爲外裂也以周統制之

夫亦統制之以有商之岐周而已矣有二之子姓吾姑受而撫焉堅却之恐其有他變也以身係屬之夫亦係屬之以有商之西伯而已矣 陳大士

周之心必不欲與殷爲二而殷必不欲與周爲一周之心必欲使殷之多才皆爲良臣周之才與共爲治臣以爲盛而殷必多方荼毒扼商之才使俱爲忠臣激周之才使必爲亂臣而後已周之不幸也于周德何損哉 金正希

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我知周才盡欲爲殷用固不獨孤竹有忠臣商容稱義士也而牧野固與南河齊嶽矣嗚呼非周德極其至孰克當此而無愧乎 王思軾

舜紹堯故并有堯之臣武剪商故不能有商之臣然剪商固非周之心也周固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以服事殷者也則豈惟周之才爲獨盛哉周之德亦可謂至德也已矣惟有唐虞之德故有唐虞之才亦惟有周之德故有周之才不然一有利天下之心則周召畢散皆賢人也豈肯爲周用而周又何以有之耶上節註才者德之用德字正爲此節而設周德爲至只是歎美之詞並無譏刺武王伐商之意任翼聖

弓矢既錫文之事之者五十年旄鉞未麾武之事之者十三載陳介

言周則文武兼舉矣使仲尼有取文貶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

以白之乎胡氏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爲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順之應之耳豈可沒其初心哉夫子概而贊之曰周之德雖謂武王心事可矣顧涇陽

竹書紂五十一年乃武王之十年冬十一月諸侯會師孟津請伐紂武王諭以紂不可伐而還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出奔武王曰紂不可不伐矣明年春微諸侯師秋伐殷師次鮮原蓋會師孟津諸侯皆請伐紂而武王不許者三仁猶在庶其改之也至比于死微子亡不得不伐矣然春微師師未起也秋師起矣

猶次鮮原未行也蓋以箕子尙囚紂若免而出之則猶或改于萬一也紂終不悛且恃其如林之衆以相敵不得已十一月師渡孟津而紂亡矣服事兼文武說是至當不易之論集註褒文貶武未安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此職方之九州也周都于雍以梁爲外衛故合雍梁爲一州徐地狹隘故青兼之冀地最濶舜時分冀爲幽并周亦仿舜之制也

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惟青兗冀尙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虞芮質

成以所爭田爲閑原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域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概言之耳所以鄭氏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于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活潑潑地矣關百詩三分天下有其二只就人心言之不必分疏何地

禹吾節

六事皆禹之時位中所當然須就禹尋出道理其豐處因天地已平物力比前世已多其儉處因天地初平物力比後世尙少不然在別個帝王又有不必菲惡卑者矣胡大靈堯舜時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自與禹同而致孝致美盡力處或

四書章句  
以物產未備地力未盡而有所不能湯武以後其致孝致美盡力亦自與禹同而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處或以文明漸啟踵事增華而有所不必惟禹能酌時勢而豐儉得宜非純心天理安能如此  
李岱雲

唐虞以前府事未治小民不知貢賦之職而天子亦無逸樂之緣自水土既平致物貢者數州致服貢者數州材貢者又數州天地山川日出其英華以供元后之採擇倘嗜慾稍動而即不能留醇古之風商周之間損益大備禮樂可用前代之宜而制作或在數傳之後至禪讓初更郊壇之制一變服色之尚一變物土之宜又一變朝野上下日積其荒略以待聖人之經綸令典則稍愆而又

無以立率由之準

儲中子

間則雖善尚粗無間則惟精之至間尚與道爲二無間則惟一之至  
劉大山

菲飲食三件便是人心惟危內事致孝鬼神三件便是道心惟微內事作此節文每舉克儉克勤二句作註脚似不若拈危微二字關合尤細也

惡旨酒而顧養飲食之菲可知也然菲已之食而不菲鬼神之食海物錯青淄之貢橘柚通淮海之色凡以水陸之品備祭祀耳其致孝也何如躬腓胝以勞形衣服之惡可知也然惡燕居之衣而不惡朝祭之衣荆之元纁厥篚相望徐之織縞承篚是將凡以五

采之施盛黻冕耳其致美也何如至若茅茨土階之沿于二帝峻  
宇雕墻之戒于後昆宮室之卑又可知也然忘己之居而汲汲乎  
定民之居濬猷澮以距川殺懷襄而行地凡以使民離乎巢窟而  
得平土之安耳其盡力也又何如

李安溪

王制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哱而祭疏收哱皆冕屬禮器天子  
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與  
周冕不同注疏謂夏殷禮冕始于黃帝其制度儀等備于周夏  
收殷哱雖不如周冕之文視唐虞以前則致美矣至其服鄭註  
尙書五服五章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天子之服  
日月星辰山龍華虫六者繪之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

者繡之于裳爲十二也諸侯之服白山而下九也伯之服自華  
垂而下七也子男之服自藻火而下五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  
而下三也此虞舜之制夏殷未聞禮器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  
黻士元衣纁裳孔疏謂夏殷禮其衣亦有日月星辰今云龍袞  
者舉多文爲首耳章至十二而備則服之致美可知也

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

禮記

禮書以夏收殷哱與虞之皇皆爲冕屬而馬貴與則以收哱爲弁  
謂虞以冕爲祭服夏商之祭則用弁以此章致美黻冕之說觀之  
夏之祭服何嘗不用冕乎然則夏之收而祭收即冕也而非弁也

汪武曹

禮器天子之堂九尺疏此周法也又巧工記注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夏一尺禹卑官室謂此一尺之堂歟

官室與溝洫是兩項不與上兩句同却正是相通古官室皆用民力春秋所書猶然農隙只此十一月十二月三日農事則興矣故曰三之日于耜若于農隙經營帝室皇居民即不能盡力溝洫疆界不清蓄洩無倫小民欲安此環堵之宮五畝之宅不得已人君即不茹茨土堦何害堯舜不爲所以愛民力也西北山多水少全要溝洫深通是以周禮言之最詳其法萬家之中以三百六十六家之力專治溝洫免其賦稅詳見文獻通考非是則田汙菜不治矣戰國大開阡陌溝洫之制遂失盡力溝洫最爲重事故須卑官

室以紓民力俾得專治溝洫也

張惕菴

專言溝洫者蓋溝洫通然後可濬畎澮畎澮濬然後可決九川九川決然後可治四海之水四海之水治然後民得平土而居故盡力溝洫宜與官室相對與上二句一例若說明農功則稷之事非禹之職矣

自古聖人惟禹之治水作用最大有大作用者或細行有所不矜却于衣食官室間精義入神如此用心何等周密

馮具區

深宮大廷之內常若不足而廟堂猷畝之間常若有餘不足者以明吾有天下不與之初心而有餘者以完吾視天下由已飢之責

任 王緜山



其心法之與歷數俱傳者精而不雜一而不二允執夫無過不及之中故其行事之與功允並垂者家而克儉邦而克勤肇貽爲有典有則之訓 李安溪

胡氏謂禹傷父以治水殛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故禘黃帝而郊鯀於宗廟則致其孝祭服則致其美溝洫則盡其力寧飲食之菲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敢暇顧者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于天子之常奉也味夫子無間之言蓋深有識於禹之心者時文家多主此立論

此與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之黻冕同與衮冕黻珽之黻字異黻珽之黻當作黻蓋傳寫之誤若黻與冕連文當爲黼黻之

黻鄭注此句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冕服之章不止黻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鄭說甚明集註以黻爲黻膝蓋承邢疏之誤

問

弘化乙巳

